

LUOHUAIZHEN

XIJU

WENJI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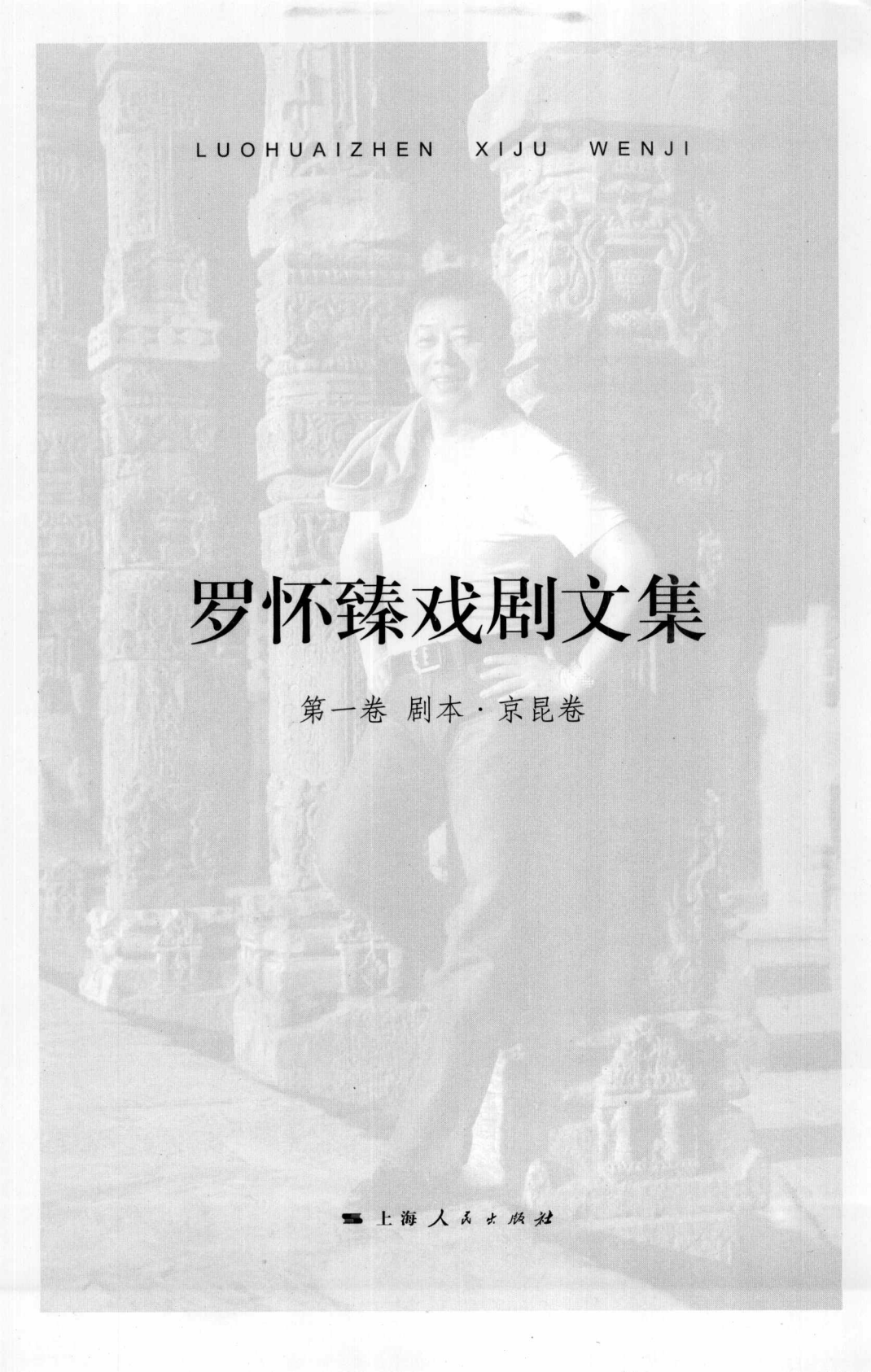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文艺人才基金资助出版



罗怀臻戏剧文集

第一卷 剧本·京昆卷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LUOHUAIZHEN XIJU WENJI

罗怀臻戏剧文集

第一卷 剧本·京昆卷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罗怀臻戏剧文集. 第1卷, 剧本. 京昆卷/罗怀臻著.
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7
ISBN 978-7-208-07629-7

I. 罗... II. 罗... III. ①京剧—剧本—作品集—中国
②昆曲—剧本—作品集—中国 IV. I230 I0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99735 号

责任编辑 赵蔚华
封面设计 张志全
美术编辑 甘晓培

罗怀臻戏剧文集

第一卷 剧本·京昆卷

罗怀臻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35×965 1/16 印张 93 插页 12 字数 1400,000

2008年2月第1版 2008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07629-7/I·492

定价 150.00 元

(全六册)

目 录

CONTENTS

■ 第一卷：剧本·京昆卷 1

暴风雨（京剧独角戏·代自序） / 1

古优传奇（京剧） / 7

西施归越（京剧） / 45

宝莲灯（京剧） / 75

班昭（昆剧） / 109

一片桃花红（青春昆剧） / 141

李慧娘（京剧独角戏） / 173

■ 卷后语 177

■ 图说半生缘（图 1—图 14） 178

〔幕启。荒原，暴风雨。〕

〔一道闪电，一声惊雷，炸出一个顶天立地的李尔王来。李尔冠脱发散，精神亢奋——他呼风唤雨，满台狂奔。〕

李 尔 哈哈，暴风雨，暴风雨！嗨嗨，哈哈！（唱）

好烈的风暴拔山起，

好大的雨点决江堤，

好沉的雷霆轰大地，

好厉的闪电把天劈！

来，暴风雨！暴风雨，来吧！你们集结于我的麾下，听从于我的驱使——你们就是李尔的战将，李尔的猛士！你们听命于我，汇集成军，与我杀向邪恶，杀向虚伪，杀向人世间的阴谋与背叛！不要忘记，连同那些淫乱作奸的不法男女一并杀死！我李尔就是要借助大自然的威力重振雄风！要知道，正在向你们发号施令的，乃是一位高贵无比的国君——他叫李尔！李尔！李尔！

〔暴风雨平息下去。〕

李 尔 奇怪，暴风雨怎么平息了？难道，李尔失去了主宰人世的威权，也失去了驾驭自然的威力？抑或，自然原本就不听从人君的调遣？如此说来，我李尔如今除却剩下一个尚能说话的年迈之身，竟再也不能支派什么了……唉！（唱）

暴风住兮余空寂，

失权势兮无计施。

昔为君兮今为乞，

立荒原兮独太息。

我，李尔，曾是一国之君。只因我突发奇想，决意把操持一生的国土分封给三个亲生的女儿。我原想，人老了，精力不济了，应该歇息歇息了，不要教人家背着骂你是个老不死的東西！这，也算人之常情吧？于是乎，我便传下旨令——来呀，召三位公主进宫！

〔奏乐。〕

李 尔 （煞有介事地）父王老了，父王要把治国重担分摊在你们肩上！且慢，在父王还没有把国土分封给你们之前，告诉我，你们中的哪一个最爱父王？父王要看一看、比一比，哪个女儿最有孝心、最为贤德，父王便给她最大的恩惠！嗯，大女儿迫不及待地抢

了过来，她最先开口：“尊贵的父王呀，女儿我只说一句话！”噢，是哪一句？“女儿爱父王胜于爱自己的生命！”啊，嘻嘻哈哈！这句话倒也不假。没有父王又哪有女儿的生命呢？说得好，说得好哇。嘻嘻哈哈！好了，拿去你的一份国土！哟，二女儿过来了，这个丫头也不甘落后。她说：“仁慈的父王在上，女儿对父王的爱也只剩一句话！”好，话不在多！说，哪一句？“女儿爱父王胜于爱自己的丈夫！”哇，这话居然也说出来了！亲爱的女儿，你让父王听得骨头都酥了。哈哈！倒也不假，没有父王又哪有你的爱情和丈夫呢？来来来，我宝贝的二女儿，快拿去归你的一份。嘻嘻哈哈！等等，等等，你们可晓得我的三女儿？她美丽、聪明、贤淑，乃是我的心头最爱！实不相瞒，我将要分给她的土地要比她的两个姐姐更富庶、更广阔。听着吧，从她那智慧的舌尖一定会吐出最动听的音符……这时，我微眯上眼，轻摇着头，脸挂着笑，我要静听那发自小女儿之口的悦耳之声……嗯，她怎么一动不动？喂，三公主！你怎么一声不吭啊？“父亲，我无有话讲。”什么，她无有话讲？不不不，要讲，要讲！“父亲，女儿真的无有话讲。”真的无有？无有可只能换得无有哟？“那，女儿也只能安于贫穷了。”嗯？不要倒批父王的龙鳞，重新来过！“女儿对父亲的爱，只能是恪守女儿对父亲的本分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。”此话怎讲？“父亲，若有一天女儿出嫁了，丈夫将得到女儿一半的爱。”什么？“正像母亲生前对您恪尽一个妻子的义务一样，女儿也应当留给自己丈夫一份爱的忠诚。”天哪，她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！我、我、我……哇呀呀呀呀呀，呸！让你的忠诚做你的嫁奁吧！凭着当头朗朗的红日，凭着黑夜闪闪的星光，凭着周遭芸芸的众生，凭着我手中主宰生死的权杖，我发誓，我将永远割断与你的血缘，而只将你当作一个路人！不，还比不上一个路人，纵然是一个巫婆妖精，比起你这个我曾经钟爱的女儿，也不会更加令我厌恶！“父亲！”住口！我本想留给你最好的一块国土，并在你殷勤的看护中颐养天年，而今……“父亲！”去，不要让我再看见你的脸，听见你的声，去，快去！“父亲——”住口！来人啦，传我的旨令，将这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下贱女子许配给最最贫穷的丈夫！并

将她立即赶出宫廷，撵出国门！让她带着她的忠诚和贫贱去向她的丈夫尽献义务，而把本当归她的国土重新划分给我的两个孝敬女儿。今生今世，我与她永绝父女情分！（少顷）哈哈！一代至高无上的君主，就这么三下五除二地草草了结了后事！我原打算，从今往后，就在那两个孝顺女儿的家中轮流住住，我想我已经把什么都给了她们，我应该高枕无忧了……

（唱）谁料想，情势变，人心险，是非善恶颠倒颠。

受惠的女儿翻了脸，

她们是这边推来那边撵，

那边撵来这边嫌，

我成了累赘的老头丧家的犬，

竟落得主人厌烦奴才赶，

连讨一口吃食也要低声下气装可怜！

我是有气无处泄，

有苦也难言，

忍气吞声在人前，

徒然哀呼冤、冤、冤——

〔雷声隐隐滚来，暴风雨重新聚集。〕

李尔（振作地）听，暴风雨又要来了，那滚滚而来的雷霆似要惊醒我昏睡的良知。好，报应，报应！如果说，我李尔因为轻信甜言蜜语，爱听好话空话而受到两个女儿后来的虐待摧残，那是我自作自受；而我，仅仅因为小女儿说了一句实实在在的真话，便无辜把她推进深渊，这才是我永劫不复的罪孽呀！上天如若为此惩罚李尔，那么，狂风啊，来吧！暴雨呀，来吧！万钧的雷霆霹雳呀，你们都一齐来吧！向我——李尔，这个昏聩无知的人间魔障，一齐劈来吧！

〔暴风雨果然狂烈。〕

李尔（唱）呼风雨唤雷电李尔仰面对苍天！

苍天哪，

你鼓动狂风倾泻暴雨抛打惊雷挥闪电把那无穷无尽的威力显，

震醒我这麻痹的神经蒙昧的知觉可笑的虚荣僭妄的梦幻让我



睁开双眼明明白白看人间！
 曾几时华服冠冕，
 曾几时国土分三，
 曾几时怂恿欺骗，
 曾几时拒听箴言……
 到如今，枉嗟叹，悔也晚，
 多么想拥定那贤德小女在怀间。
 她今在何处，
 身心可安？
 我期盼着父女重相见，
 重相见呀又相对何颜……
 狂风啊，暴雨呀，
 吹净我李尔的虚荣与昏聩，
 洗净我灵魂的垢渍与污斑。
 让我脱去这世俗的华裳，
 卸下这虚幻的冠冕。
 清清爽爽，松松宽宽，
 赤赤条条，无挂无牵，
 相信那是是非非终有报，
 善良人自有他立世存身的一片天，
 如同这日月行程难改变——

蝇营狗苟、争名逐利的人们，你们听着，不要以为世俗抛弃了李尔，是李尔抛弃了整个世界！

（唱）我快活怡然！

哈哈，暴风雨，你们在迎接李尔吗？哈哈，李尔来啦！（英文朗诵）吹吧，风啊！胀破了你的脸颊，猛烈地吹吧！你，瀑布一样的倾盆大雨，尽管倒泻下来，浸没了我们的尖塔，淹没了屋顶上的风标吧！你，思想一样迅速的硫磺的电火，劈碎橡树的巨雷的先驱，烧焦了我的白发的头颅吧……

〔暴风雨中，李尔像一名凯旋的勇士，似一位哲思的贤人。

〔风狂雨暴……

〔幕落。

1997 年创作

· 京 剧 ·

古 优 传 奇

人 物 笑伶仃 喜妹子 皇太后

皇 帝 太史公 县 令

宰 相 刺 史 龔 优

以及朝臣、歌舞伎、三老、灾民、侍者、
差役、校尉、御林军、蒙面人等等。

时间、地点 中国唐朝以前，上限至西周。

序 幕

〔幕启。熏香冉冉，细乐悠扬，钟磬铿锵。〕

〔皇帝御辇在仪仗簇拥中徐徐上场，朝臣、御优左右相随。〕

〔旌旗高擎，上书：“广察舆情，巡视海内”。〕

〔流动的天幕景：奇峰、飞瀑、名利、大川……〕

008

第 一 场

〔百丈岩下，海神庙边。三老高举“灾书”，长跪道旁。〕

〔刺史率校尉冲上，撕碎灾书，喝令殴打。〕

〔县令内喊：“住手——”匆匆奔上。〕

县 令 （抚慰三老）此皆乡里高龄长者，如何惹怒了刺史大人？

刺 史 问得好！当今皇帝，巡察天下民情，今日驾经本县，要在这百丈岩下用膳赏景。当朝宰相早已三令五申，吩咐御驾所过州县，务必渲染盛世，点缀太平。你身为县令，非但不铺排歌舞，架扎彩门，反而纵容刁民，拦截圣驾，居何用心？

县 令 （淡漠地）哦，下官明白了。（对三老）非官无品，不得面君。阻驾惊驾，抄斩满门。朝廷律法森严，三老莫非未闻？

老者甲 我等身受四州八县数十万灾民之托，何惜一死！

老者乙 灾荒连绵不断，赋税有增无减，百姓求生无门！

老者丙 人道当今万岁少年聪颖，可如此严重的灾情，县大人，你说皇帝他……知道不？

县 令 （忌讳地）这……
〔校尉上。〕

校 尉 报！御驾已过玉皇顶！

县 令 御驾抵临，三老速请回避。

刺 史 （慌乱地）快，快！驱赶刁民，准备接驾。县大人，你可要当心啦！
〔刺史、校尉急急下。〕

三 老 拦驾告灾，我等愿舍一死！

县 令 国有国君，县有县令，三老请看！（取出一轴血疏）

三 老 血疏！

县 令 （唱） 犯颜直谏，血疏三篇；
不惧死的子虚县，为民代言！

一篇谏君王——

好大喜功，殷鉴不远；

图治须把风流敛！

一篇抨中朝——

粉饰太平，误国权奸；

弄虚作假称丰年！

一篇奏民情——

贫病饥寒，天怒人怨；

乞君放赈免苛捐！

三 老 （唱） 叩拜青天，
解民倒悬，
山穷水尽盼甘泉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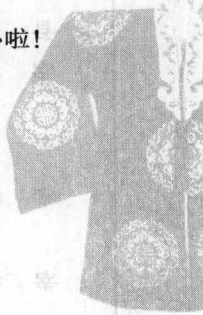
县 令 速请回避！
〔三老感恩下。刺史上。〕

刺 史 宰相大人驾到！
〔校尉拥宰相上，龛优随上，匍匐代座。〕

宰 相 你，便是那屡上灾疏的子虚县令？

县 令 正是，下官拜见宰相大人！

宰 相 （侧目）衣衫褴褛，蓬头垢面，怎便到得御驾前？



县 令 是啊，父母要奉养，上司须孝敬，遇着荒年，穷亲戚接踵求援。虽有几两俸银，也是杯水车薪，填不饱饥肠，更顾不得体面呀！

宰 相 这也不难！县大人官服太破烂，海神爷红袍倒新鲜，何不换一换？（起身，向龛优丢几枚碎钱）

〔龛优爬上神案，剥下海神红袍。〕

宰 相 县大人，穿上吧。

县 令 （怒不可遏地）弄虚作假，欺世盗名！你……

宰 相 （掏出舌钎）来呀，将他舌头钎住，不许他胡说！

〔校尉一拥而上，强行替县令更衣，龛优把舌钎塞进县令口中，县令挣扎不止。〕

宰 相 （仍不放心地）龛优，命你藏进红袍，操纵傀儡，不得让他乱动！

〔龛优钻进县令红袍操纵，县令被动地作揖打躬，痛苦不堪。〕

宰 相 （对着红袍）来吧县大人，三拜九叩，手舞足蹈！哈哈哈……

〔内声：“接驾——”〕

宰 相 设香案，排歌舞，跪道相迎！

〔喜妹子等民女被拉上，强迫舞蹈。〕

〔仪仗拥舆辇徐徐而上。〕

宰 相 臣等恭迎圣驾！

众 吾皇——

〔舆帘忽然张开，探出一张机灵可爱的笑脸，是笑伶仃。〕

笑伶仃 （神情诡秘地）嘘——

〔众人屏声，辇内悠悠地传出打鼾声。〕

众 （压低音调）万……岁……

笑伶仃 （走出舆辇，被匍匐着的刺史绊了一跤）瞧你这屁股，快撅天上去啦！（戏弄地）楞大块儿，八成是个贪官吧？（见其不敢乱动，故意搔他痒处）

〔刺史忍俊不禁，仰面大笑。辇内忽有动静，众人惊恐万分。〕

笑伶仃 御前嘻笑，可有欺君之嫌哟！

刺 史 优伶大爷，你可别拿下官的脑袋作耍呀！

笑伶仃 （故意挑逗地）嚯，宰相大人也跪着呢？平素瞧你阴阳怪气，威风八面，怎么一见万岁爷，就焉儿吧唧的！

宰 相 小小侏儒，不得放肆！

笑伶仃 （扯其胡须）嘿，你敢跟我抖威风！

〔宰相负痛，众人窃笑。〕

宰 相 大胆弄臣，有朝撞在我手——都不许笑！

〔众人忍笑，少年皇帝突然掀帘而出。〕

众 （急忙收敛）万岁，万万岁！

皇 帝 （揉着眼睛，犹带惺忪地）咦，一群歌女从何而至？

宰 相 回禀圣上，此皆当地美女，特来献艺！

皇 帝 哦，快快舞蹈起来，与朕解乏！

〔歌舞悠悠……喜妹子舞姿出众，笑伶仃赞赏不已。〕

皇 帝 （拍手叫好）好，好，统统随驾进宫，与朕补充乐府。

笑伶仃 （有所挑选地）你、你、你、还有你，都跟我来吧！

喜妹子 不，我不去。

笑伶仃 小妹妹，你为何不去？

喜妹子 民女身有牵挂，乞求还家。

笑伶仃 噫，妹妹身怀绝技，岂可沉沦民间？何况宫里有饭吃，有衣穿，自在快活。

喜妹子 我就是不去。

皇 帝 笑伶仃，与朕带下去。

喜妹子 （哀求地）皇上，求求你……

笑伶仃 小妹妹，皇上说了话可就不是闹着玩儿啦。来，跟哥哥走吧！

宰 相 是啊，你瞧他，文不能文，武不能武，个儿没有三拳头高，可就是衣锦绣、食美味，终日养在宫里，说说笑话，活得多悠闲哪！

笑伶仃 怎么着，你还不服气？（走一溜绝技，逗得满场叫好）就这本事，你会吗？

皇 帝 好了笑伶仃，快把她们带下去，朕可要视察民情啦！

笑伶仃 是，圣上！（劝哄着喜妹子等，齐下）

皇 帝 （换了一副神情，极其严肃地）啊，《诗经》上讲，“七月流火，八月萑苇。”“九月筑场圃，十月纳禾稼”。按说正值收获之季，怎么满目肃杀呢？

刺 史 （紧张地）这……

宰 相 啊，皇上，此地官员，极重农时，虽值八月，早已收仓。

皇 帝 难怪！（感觉极好地）看得出，看得出，但凡歌舞兴盛，吏治必定清明！

宰 相 皇上治国有方！

众 治国有方、治国有方!

皇帝 (踌躇满志地)啊,一路之上,湖泊山水,千奇百怪,这座通天石壁又叫什么?

刺史 百丈岩。

皇帝 百丈岩……唔,是个好地界!

(唱) 俯瞰四海带群山,

好一道巍峨百丈岩!

二十载寂处深官院,

一朝饱览好河山。

民顺官清创盛世,

歌舞笙箫乐悠然。

众 盛世、盛世!

皇帝 见此石壁,不虚此行,若在百丈岩上写几个字,那才叫好。

宰相 对呀,皇上题字!

众 皇上题字、皇上题字!

宰相 来呀,笔墨伺候!

刺史 早备好啦!

皇帝 (握笔在手)噫呀,写什么呢?

宰相 “国泰民安,功德永驻”,如何?

皇帝 滥,太滥!

刺史 “当今万岁爷,到此一游”,怎样?

皇帝 俗,忒俗!

〔众人抓耳挠腮。〕

〔一侧,县令在挣扎着,巍优紧紧钳制住他,笑伶仃返上,见状好奇。〕

笑伶仃 这一县官,怎么手脚抽风?

〔笑伶仃近前,县令大张口,笑伶仃取出他口中舌钗,县令蹬出巍优,“跪步”直奔皇帝。〕

县令 告灾血疏,圣上御览——

〔众人惊愕。〕

皇帝 (就手接过,认真翻阅)不错,真不错,是你亲笔所书?

县令 本县民情,岂可他人捉刀,叩请皇上亲裁!

皇帝 (把玩着)噫呀,朕等绞尽脑汁,卿却袖手旁观!来,你们都来看!

〔宰相、刺史等忐忑靠近,不敢正视。〕

皇帝 何等苍劲的先秦大篆！联想啊，若用这笔字体，题上“风流千秋”四字，那才叫壮哉、美哉！

刺史 （先是愣着神，慢慢缓过一口气来）对对对，壮哉、美哉！

众 壮哉、美哉！哈哈……

县令 （不解地）皇上，你在说什么……

皇帝 （亲切地挽着他，走至百丈岩下，唱）

叫一声朕的爱卿呀，
你可解了朕的围困。
这一手先秦大篆谁堪比，
端的是我朝上下第一人！
你看那百丈岩、万重岭，
恰正好题上“风流千秋”傲古今。
一边厢勉勉着清官勤吏好风气，
一边厢享受着欢歌曼舞庆太平。
最难得相中一笔好篆字，
直教朕喜在眉梢乐在心！

皇帝 （向县令递还血疏）照此字体，勒石题记。起驾！

宰相 起驾啦——

县令 圣上！圣上……（血疏落地）

笑伶仃 （好奇地捡起血疏，不经意翻翻）“告灾血疏”……什么玩艺儿！

〔笑伶仃丢下血疏，随御辇、朝臣齐下。三老等灾民上。〕

三老 县大人……

县令 （痛苦地捧起血疏）征工匠，扎云梯，百丈岩上……题字……

〔县令哽咽，三老等灾民失声痛哭。〕

第二场

〔数月后，金銮殿。钟鼓箏磬，歌舞杂技，百戏纷呈。〕